

宁塘行

杨方

庚子年夏日,我去宁塘寻一匹马。宁塘本无马,亦无好事者船载以入。马是从邻县缙云跑来的,为什么要从缙云跑到宁塘来,无人知晓。缙云到宁塘,隔着几座不高的山、几条不宽的河,还有一些不大不小的村落。马一路跑来,翻山涉水,越过村庄,直奔宁塘。

一座安静的村庄,凭空跑来一匹马,在古代是件天大的事。

马出现在宁塘村的时候,正值黄昏,在田间耕作的人辛苦了一天,此时正蹲在塘沿洗刷农具。打铁铺的铁匠,熄灭了炉火,端着茶壶往肚子里猛灌凉茶。农妇将晒在地簞上的谷子收进箩筐。小媳妇升起灶头的炊烟,孩童在簞基戏耍,阿公阿婆无所事事,坐在屋檐下等食夜饭。

响雷般的马蹄声还在华釜山脚的时候,全村的人就已经听见了,所有人扭转脑袋惊讶地看着这匹身披晚霞的马自霞光万道中出现,蹄子踩落在石子上,迸溅出耀眼的小火星。

大汗淋漓的马在宁塘停下脚步,好像长途跋涉的人回到熟悉的地方。马环顾四周,打个响鼻,在池塘饮了水,绕塘走了半圈,而后进入本保殿。此殿墙壁斑驳,屋瓦残缺。平日里,村人在此供奉山野神灵和土地公,香火不旺,但也从来没有断过香火。马入殿之后,村人以为神降临宁塘,遂重新修建土殿,并取了个好听的名字:胭脂马殿。从胭脂二字来看,不难想象,马应该是一匹红棕色的马。

而今的胭脂马殿,外墙上绘着一匹笨拙的马,看笔法,不像是专业画家所画,与徐悲鸿的马,相去十万八千里。胭脂马殿外墙上的马,有点类似远古的象形文字,粗笨的线条,简单的勾勒,更接近原始人类的画法。甚至让人怀疑,那匹马出自一个孩童的手,有着几分天真、顽劣和童趣。几处颜色已经剥落,马腿看上去只有三条,更

加让人怀疑所看见的,有可能是古迹。

来宁塘寻马,寻的自然不是子虚乌有的马。谁能确定,真有那样一匹马,跑了几十里路来到宁塘?就连胭脂马殿里,有的也只是红脸的关公。关公和马扯不上边,能扯上的是他脸上的红色。我不懂关公的脸为什么要那么红。一个孤傲的单枪匹马的英雄,应该是冷脸才对。但如果是冷脸的关公,就离人们远了。红脸的关公更亲民一些吧。

宁塘无马,古驿道却是真真实实存在的,古驿道像一条时间的线索,穿过一个个朝代,呈现眼前。古驿道上的石板已换成了新的,唯在转角拐弯的地方,留下一块原先的老石板,老石板被踩踏得光滑无比。我站在方寸大的石板上,像站在一座巨大的遗址上。一块老石板,沉积了多少年的历史和文化?除了那匹马,从这块老石板上踏过的,应该还有一个叫刘伯温的人。此人来宁塘,和我不同,我是来寻马,他是来寻一个叫朱世远的人。

走过古驿道,必经过打铁铺、茶肆、布坊、酒家,那些建筑非宋非明,时间在此有些模糊不清。我也并不想弄清楚时间。这样,我转过山脚,就看见刘伯温在半山的亭子间发呆,亭子在华釜山的雨里发呆,华釜山在回忆它前世的洪荒,山谷里是满眼的绿,那夏日的绿,有着江南的清凉和安静。

那时候,朱世远也是这样,转过山脚就遇见了文成公。文成公坐在华釜山的亭子里发呆,朱世远陪着他一起发呆。元末明初,一个朝代将尽,另一个朝代更迭。有才华、有抱负、心怀天下的人,怎甘心坐在一座山的清凉里发呆?而后的指点江山、隐形韬迹、鞭夺禄位、京城谢罪、忧愤而终,几页史书,只余下一声叹息。倒是朱世远,性情淡泊,不愿参与朝政,一生在家乡安然度世。

朱世远谢世后,曾经与他一起谈

诗作赋的章溢为他写《潜溪公传》,宋濂为他写墓志铭。那时,刘伯温已先他四年而去。昔日四人游走山水,遇见破败的护法寺,大家惋叹不已。数年后,朱世远重建护法寺,刘伯温写《护法寺鼎建法堂记》,刻碑立于法堂寺东侧。不知如今寺可安在?

华釜山是大自然建造的伟大之物。这一日,山中下着小雨,雨中的山谷一如古时清凉并且充满绿意。看着山谷发呆的人,是樵隐、星光和草头先生,还有画山水的大庸。千里江山图也罢,宁塘夏日图也罢,在他笔下都是山水与人的世界。在华釜山的山水中,人是渺小的。古人渺小,今人也渺小。山与人相对,如同崇高和悲伤相对,敬畏与寂寥相对,渺茫和杳冥相对。古人在华釜山留下传说和诗句,今人也一样,樵隐、星光、草头先生的诗,和刘伯温的诗,宋濂、章溢的诗,几百年后将一起流传。

宁塘行,让我混淆了时间和空间,让我不知自己身在何世和何处。驾车下山,回望华釜山,白云苍苍,山谷空寂,山中隐约似有古调响起,像是自天而降,又像是从低处漫过来,忽上忽下,亦远亦近。停车张望寻觅,却不见有砍柴的樵夫,只有云山茫茫,古调辽远。这是宁塘祖先远古的声音吗?又或者,那些坐在山中的,人,还坐在山中,磨墨填词,饮酒唱曲。古人和今人相对而坐,古人和今人谈论天下,也谈论宁塘村事。而我,在感动中欣喜落泪,仿佛听到了比自己更深远的身世。

山路回环,古调骤然消失,心内茫然几秒。回过神,才想起忘了问,那匹从缙云跑来的马,进入胭脂马殿后,又去了哪里。马不可能就此消失,但是关于马之后的传说却消失了。就像那些消失的时间,消失的古驿道,消失的历史和文人墨客,还有刚才幻觉般的古调。没有消失的是宁塘,它越来越新,日新月异,并在时空里绵延不尽。

宁塘寻古

王志广

华釜山脚下,宁塘用不规则的形状呈现。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宁塘不方不圆,不是没了规矩,而是说,它是自由的。

天空下着雨,乌云沉入宁塘水底,水中倒映着的宁塘古村,影影绰绰。古村边棕红色的胭脂马殿,因为有了倒影,成了对称的两座,水里的那座恬静,地上的那座安然。

走过宁塘古村牌坊,踏上石板路,一只巨型铁墩展现在眼前。了解了这座铁墩,也就叩开了宁塘村的大门。永康五金始之古山,古山五金出之宁塘。五金工具中的刀叉锄犁,是宁塘人走南闯北,光着膀子用力捶打烧红的铁块开始的。五金用具中的锡壶铜罐,是宁塘人衣衫褴褛挑着担子,远行东西走出来的。

宁塘人的努力,换来了古村的富裕安宁。一条贯穿宁塘村的街巷,古村人给予了意味深远的街名:金宁路,取意安宁如金。金宁路家家有份,宁塘人各有一个门牌。一路上看到的云祥居、仁和里、分地居、顺福居,都是平常人家的住所,从这些雅号中,透露出主人的谦逊平和。

金宁路,老人又叫它方岩大路。以前交通不发达,东阳、临海方向过来,去往方岩山烧香的游客,都要在宁

塘宿夜。那时的宁塘茶铺非常热闹,挨家相连。在今天还保留的方岩大路茶铺里,来人可以沏上茶,慢慢品味。茶肆酒楼,有了茶,就肯定要有酒。离茶铺不远,老驮酒庄的招牌就挂在青砖砌就的巷道口。不需要再挂酒幌子招人,总有人闻香而来。如果真有时间,在清静的农家院子里,取下倒挂着晾晒的豆萁,剥开黑豆,炒上一碟,再舀上两碗酒庄的黄酒。在这清寂的阴雨天,在小巷深处,喝上几口,岂不也是快意人生?

宁塘村里,残存着朱记百年铁铺的一些印记。锈迹斑斑的铁墩,清冷寂寥的炉子,都烙印着百年的沧桑。忍饥挨饿,风雨兼程,挑担人远走他乡,眼泪常打湿脚下的路。炉膛内,炭火熊熊,烟熏火燎。铁锤下,烈焰灼灼,火星四溅。滴落的汗水,更助长了火焰的热度。这里,就是那时宁塘游子启程的起点,也是召唤着宁塘人归来的灯塔。

一口四方老井,青苔长满了井壁,井水却依然清澈。我在井中寻找一条老龙化身而成的红鲤鱼。传说华釜山顶,妙静寺的住持,因为寺旁龙潭里的鲤鱼,受到贼人欺骗,丢失了住持交给它保管的钥匙,以致贼人偷走了寺里的钱财,便一怒之下赶走了鲤鱼。

我想,故事的结局不该是这样的,住持明知鲤鱼是老龙的化身,庇佑华釜山四周的风调雨顺。再说出家人看轻身外之物,不会为了钱财追打老龙。鲤鱼并没有逃走,而是沿着水脉住到了井里,或是游到了宁塘里。这么多年来宁塘村一直无灾无难,是老龙未走的佐证。

宁塘村,族姓朱,多出贤人雅士,而在明朝更甚。村旁有座山,原来称门前山,为了纪念明朝人才辈出,后人改称前明山。村中建有聚贤亭,是族人朱世远与刘伯温、宋濂、章溢经常讨论天下大事的地方。刘伯温是青田人氏,通天文,精兵法,尤好诗文。初识朱世远,见此人谈吐得体,气度非凡,就有意结交。后来又认识了浦江文人宋濂、龙泉文人章溢,四人感情深厚,成了莫逆之交。他们谈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谈萧何月夜追韩信,谈诸葛亮与刘备合谋,三分天下有其一。

一处枝青叶绿的林荫中,宁安亭掩映其间。亭子很小,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但因为处在宁塘村最中的位置,又因为宁安亭的名字,它就像人的心脏,让宁塘村有了灵魂。它亦是宁塘人的寄托,希望村中人出入平安、住家安宁。



把美好的时光
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
朗读频道

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

行吟宁塘

章锦水

一个人在寻找地理上的宁塘。二十年了,背负的行囊与责任,似乎一点都没有放下。华釜山是不变的向导,时光的长者。朝阳洒在南麓,晚霞交给行走者手中的藜杖。草鞋下的故乡在成长。金城坑的潜溪之水,别来无恙?淙淙吟唱,应无古今之别,亦无旋律之异。天地间,一曲绵长的乡愁,一把无弦琴,有多么的老调重弹,万物就有多少的兴废。明朝的通衢已走不回过去,被时间煮泡的雨水,滴落在青石板上,侘寂之境,仿佛等待一朵朵莲花盛开。那是一次与虚无的邂逅?掌灯时分,月下独酌,我隐约看见几位先贤的狂欢与宿醉。三口横塘,是否构成心灵中的宁塘?水中可否捞月?可否濯我世俗的欲望之手?横财是意外之财,是福是祸?唯有德厚者,财富方可承载安宁。三益堂的旧匾额仍然高悬,旧时代的眼神,有些深邃与期许。那份注视已成源远流长的福祉。拐角处,中央街确立的方位,仍然是朱氏一脉文昌繁衍的旨向。当新的运势来临,从这里走出的人,都是一副急公好义的古道心肠。

荷

陈星光

宁静的池塘像硕大的铜镜,照着一方好风水。我来到这里,看见华釜山清幽秀美的倒影。叮叮当当的打铁声远去了,还有金宁古街熙熙攘攘外乡人到方岩山朝拜胡公在此歇脚虔诚质朴的身影。在三贤亭小坐,仿佛听见世远公与刘基、章溢促膝谈心,对社稷苍生始终怀着读书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使命。寂静像渺远的钟声,从修砌齐整的青石板路上升起。一个老人在幽绿的池塘钓起闲静,几个孩童从云祥居里浮出天真。一个上午,我们仿佛走在朱氏开枝散叶葱葱郁郁的浓荫。左脚尚在宁塘,右脚已然迈进同宗同族的坑口村。开放的时代解开戴在宁塘脚上的镣铐,文明和富裕赶跑了野兽般的贫困。宁静的池塘像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凝视着村人血脉相连生生不息美美与共。